

世界当代 文学史

郭富民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世界当代文学史

一、概 述	1
1. 当代人的处境	1
2. 欧美文学走向	2
3. 亚非拉文学的民族性与国际化	4
4. 多元化的世界文学	6
二、法国文学	8
1. 概述	8
2. 存在主义文学	10
3. 荒诞派文学	20
4. 新小说派	38
三、英国文学	47
1. 概述	47
2. 威廉·戈尔丁	49
3. 安东尼·伯吉斯	51
4. 戏剧：从“愤怒的青年”到荒诞派	52
四、德语文学	59
1. 概述	59

2. 马克斯·弗里施	61
3. 迪伦马特的怪诞喜剧	64
4. 贡特·格拉斯	68
5. 海因里希·伯尔	70
6. 马丁·瓦尔泽	72
7. 乌韦·约翰森	73
五、美国文学	74
1. 概述	74
2. 金斯伯格、施奈德与“垮掉派”诗	76
3. 罗伯特·洛威尔与“自白派”	78
4. “神话”制造者纳博科夫	84
5. 灿烂的紫色——黑人文学	87
6. 冷峻的微笑——黑色幽默小说	90
7. 精神流浪的足迹——犹太文学	97
8. 忧伤的追怀——南方文学	100
9. 奥尼尔与当代戏剧	103
六、拉丁美洲文学	112
1. 概述	112
2. 博尔赫斯——艺术迷宫的建造者	113
3. 阿斯图里亚斯的梦幻世界	118
4. 阿莱霍·卡彭铁尔与神奇现实主义	122
5. 鲁尔福——与亡魂对话	125
6. 科塔萨尔与“反小说”	131

7. 富恩斯特——世界主义者眼中的民族现实	133
8. 马尔克斯——魔幻现实的见证人	136
9. 略萨与结构现实主义	141
10. 多诺索——虚幻的故事与真实的现实	145
11. “爆炸后文学”	147
12. 魔幻现实主义及文学“爆炸”的成因	148
七、苏联、东欧文学	152
1. 概述	152
2.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156
3.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158
4. 钦吉斯·托列库洛维奇·艾特马托夫	161
5. 维克多·彼得罗维奇·阿斯塔菲耶夫	164
6. 叶甫图什科与“响派”诗歌	166
7. “静派”诗歌	169
8. 阿尔布卓夫与家庭心理剧	172
9. 万比诺夫	175
八、日本与亚非文学	179
1. 概述	179
2. 战后派文学	182
3. 新戏作派文学	189
4. 从“太阳族”至“透明文学”	190
5. 大众文学	193
6. 内丁·戈迪默	197

7. 纳吉布·迈哈福兹	200
8. 沃莱·索因卡	203
九、中国文学	207
1. 概述	207
2. 文学的大一统时代	207
3. 作为再现艺术的戏剧	215
4. 文学的多元共生时代	218

一、概 述

1. 当代人的处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从噩梦中醒来，步入了当代社会。战争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后果，但其精神创伤却是一致的。耗时 6 年，殃及 60 余个国家和地区，伤亡 9000 万人，人们对理性与良知发生怀疑，上世纪末尼采曾宣告上帝死了，而当代人则要冷静地想一想：人是否也死了？

大战方休，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又起，战时的盟友转眼便成敌手，狂热的军备竞赛，核威胁，此起彼伏的区域性战争，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充满敌意的、危机四伏的世界，人无法把握命运，预测未来。

科技发展，经济腾飞，物质文明给人带来了舒适与享受，但文明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公害问题、生态问题、人口问题；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贫困，疾病与死亡；机器对人的控制，利润原则的横行无忌，旧的道德标准伦理秩序及长期支撑精神大厦的价值系统的解体，使当代人对外部世界及自身存在的意义均发生了怀疑。当代人需要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建造横渡悲观与虚无之舟。

2. 欧美文学走向

发生于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是对当代世界最初的也是影响最为深广的反应。

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是存在主义哲学。这种萌芽于19世纪丹麦人克尔凯郭尔,在20世纪初被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体系化了的哲学,在战时的法国找到了精神同盟。经过萨特、波伏瓦和加缪的发扬,存在主义哲学成了战后法国人的主要精神支柱之一,并随着存在主义文学迅速扩散到欧洲和美洲。

存在主义认为世界原本荒诞,凡人生而痛苦,但人通过选择和行动能体现出自由的本质:战后的存在主义更注重人的抗争和行动。萨特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在展示人的荒诞处境时总是着力于表现人的“介入生活”的勇气和行动的力量。萨特以《争取倾向性文学》为题著文提倡作家为社会和时代写作,加缪则表示作家无论愿意与否都得“上时代的大船”。

存在主义关于世界荒诞的思想不胫而走,首先在法国本土引起共鸣。荒诞派戏剧认定人类的现实和历史、语言和行为均无意义,一切都处于脱节、破碎和崩溃之中,包括戏剧艺术的传统形式。因而他们以“反戏剧”的“荒诞的”形式为当代人和世界造型。荒诞派戏剧在英国、美国引起广泛的回响。

年轻一代作家对现实问题更为敏感,其反叛行为更带情绪性,“愤怒的青年”对英国社会阶级壁垒,教会和统治集团,对沉闷乏味的现实生活和虚伪势利的世风的怒气冲冲的抨击,“垮掉的一代”在麦卡锡主义政治高压,传统观念的窒息和商业化社会包围之中的凄厉“嚎叫”和吸毒、性放纵、玩世不恭的“垮掉”生活

方式,表现了战后一代无以解脱的精神苦闷和当代社会个人生存问题的尖锐性。

在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存在问题的思考中,一部分作家对个人的作用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他们便以戏谑的态度对待荒诞的社会人生,于是出现了“黑色幽默小说”。黑色幽默小说着力揭示存在的荒诞性,揭示社会对人的压迫,社会与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并将这种关系加以夸张、扭曲、使之变形,达到滑稽可笑的程度,它表现的是变态的喜剧性,是隐现于嘴角的半是讥讽半是自嘲的苦涩的笑。

当存在主义者要为恢复人的自由和尊严而选择、行动的时候,新小说派则对“人类中心主义”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人看着世界,而世界并不回敬他一眼”,世界业已“物化”,个人完全无足轻重,因而在他们的小说里,物占了主导地位,人则成了陪衬,结构安排上以心理时序与空间为依据,现在、过去、将来并存,幻觉、梦境、现实交错,语言风格则追求冷静、准确和客观,避免由人赋予事物以意义。但与传统小说相比,新小说往往都是“召唤结构”,给读者留下了更大的艺术空白,读者非积极参与不能有所得。由此可见,新小说在艺术世界里对“物”的倚重,正是为了在现实世界里唤起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如果说存在主义文学是在作品中恢复人的尊严,那么新小说则是要在阅读中给人以主人的地位。60年代以后新小说的影响已遍及欧美及日本。

从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垮掉的一代、新小说到黑色幽默,西方文学继承和发展了上半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实验和革新精神,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所有的价值尺度、艺术观念、艺术的形式、技巧与方法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形成一股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后现代主义文学以存在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对现

代主义假想的中心和权威,包括“高雅文化”和“文学贵族主义”的等级观念,作为新传统的艺术规则均予以无情的破除,与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以拆散结构、消解意义、反美学、反形式为特征的解构主义批评互相发明、印证,成了战后至70年代文学的主潮。80年代起,后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已呈停滞状态,而其影响却日益向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扩散,与各种地域文学、民族文学产生了呼应。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苏联、东欧和亚洲仍受到推重,并更多地保持了传统的形式和技巧。在欧美国家,现实主义也在继续发展,但已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可同日而语了。法共党员阿拉贡曾不遗余力地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他本人的小说创作却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印记,卢卡契的“伟大现实主义”观点日益现出其保守与狭隘性,加洛蒂认为“没有任何艺术不是现实主义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艺术不是参考了在其以外并不以其为转移的现实的”。他主张“无边的现实主义”,有将现实主义与文学等同,从而取消现实主义的弊端,但也正好与一个事实相吻合:即现实主义的传统模式已经消解,当今现实主义在哲学基础、美学倾向和艺术形式上均已发生变化,它与现代主义的边界已不甚清楚了。

3. 亚非拉文学的民族性与国际化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属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长期滞后,文化中的传统因素、民族色彩和地域特点比较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经济的发展,文学艺术也在出现新的面貌。战争的结束对德意日等国人民意

味着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出来,对欧美发达国家意味着重获和平,而对第三世界国家则在战胜侵略者的喜悦之外还有一层从殖民统治下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的欢欣鼓舞。这点特别体现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里。对这些国家来说,当代是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因此在50年代,当西方文学在着力于表现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时,中国和一些东方国家的文学则显得明朗、单纯而富于朝气。在中国,由于国际关系和政局的变化,文学逐渐自立于世界文学主潮之外,由孤立、封闭而窒息。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逐步开放,文学已有了一个较大的生存空间和国际性背景。

日本由于与西方国家有着相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倾向,一直与西方社会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处于相近的精神文化氛围中,西方文学思潮和大的动向都会在这里产生反应。加之经济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高速发展造成的社会需求,日本文学呈现人才辈出、流派纷呈的局面,其推理小说和科幻小说尤有特点。

非洲和拉美都有着古老的文化,由于近代以来的殖民统治而在经济政治上发展缓慢,而文学事业则与西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个性意识、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当代作家希望自己的文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从而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这种努力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从1945至1990年,拉美国家有5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在1986年至1991年短短5年之中,非洲有三位作家获奖。非洲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正在以崭新的文学显示其独特的魅力。以魔幻现实主义为主的拉美“爆炸文学”,将艺术的主根须深深扎入印地安神话和拉美的神奇现实之中,广泛地、创造性地借鉴吸收西方现代

主义诸流派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在感受方式、观察视角和艺术风貌上独树一帜,不单在西班牙拉美地区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而且在欧洲和北美风行一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文学倒流”现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文学的崛起,使得欧洲在文学史上的中心地位发生偏移,形成文学上的多元共生局面。

4. 多元化的世界文学

20世纪文化的一大特征是东西方文化走向的对流现象。日本、中国、朝鲜及东南亚国家先后引进西方话剧,并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出现西化现象,而西方人则如获至宝地从梅兰芳的京剧、日本的歌舞伎和印尼的巴厘戏剧寻求创新灵感,从老庄孔孟的哲学中挖掘救世良方。两次世界大战荼毒生灵,摧残人性,却也以残暴的方式在各地区各民族间进行了沟通和联系,交通和信息业的发展使偌大的世界变成了小小的村庄,地球人已越来越处于同呼吸共命运的境地了,因此,非洲、拉丁美洲以至亚洲文学的崛起,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文学共同构成众声喧哗的局面,已是题中应有之义。

现实主义作为流派,在19世纪占尽风光,至20世纪已是强弩之末。现实主义精神及其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仍在顽强地展示其生命力。它受现代主义的诸多先锋派的冲击,铅华退尽,而风骨犹存,正在不断地调整、更新、变换角度、加强深度,打破疆界,丰富手段,随时窥测时机,以图再作狮子吼。现代主义自诞生之日就以创作为旗帜,数十年中,除旧布新,标新立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次大战之后又自我革命,脱胎换骨,形成后现代

主义潮流,并成为主流文学。后现代主义以极端的态度反传统,反艺术,反美学,破坏规范,消解中心,抹杀意义,很容易走进山穷水尽的境地,因此有回归之意,许多极具前卫意识的作家对现实主义的风格已较为心平气和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各擅其长,并在互相冲撞、交融中丰富和发展自己,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雅文学、或曰正统文学与俗文学、或曰大众文学的消长更迭是当代文坛另一景观。商业原则使金钱成了艺术价值的尺度和艺术生产的动力,高度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正逐步从文学家手中夺走知识权力,娱乐业蓬勃发展,而文学则受到冷落;与此同时,适应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学,诸如侦探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及色情文学和电视肥皂剧,纪实文学异军突起,成了公众文学餐桌上的家常菜。这个世界性的文学兴趣减退的现象再次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提到了文学家面前。在适应当代生活和公众趣味上,大众文学有其优势,正统文学如何借鉴?大众文学的即时性、一次性消费特点使它能快速大量地制作并广泛传播,但却形不成艺术积累,如何增强其艺术含量,对此文学界已有足够重视并在进行摸索。雅俗文学间的互相渗透势不可免,会不会雅文学走向消亡,俗文学升格以取代之?未可知也。可以肯定的是,占据未来文学主导地位的,必然是适应当时生活方式和传播方式的文学。

二、法国文学

1. 概 述

战后的法国文学，现实主义作为流派已成明日黄花，但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创作态度和方法却依然存在。罗曼·罗兰、巴比塞，戏剧家巴涅尔、马丁·杜伽尔这些活跃于战前的作家仍未放弃现实主义方法，亨利·特罗亚、德吕翁、罗热·瓦扬、弗朗索瓦斯·萨冈等战后崛起的一代作家也都主要是以写实手法为读者中的最大多数讲故事。以雅克·罗朗、罗歇·尼米埃为代表的新古典派，反对萨特的“倾向文学”，作品张扬悲剧性英雄主义，又具有幻灭后的彻悟、挑战性的恣情放任、玩世不恭，其语言纯正，风格古雅，流露出对传统文学的依恋；罗曼·加里、埃尔韦·巴赞、让·多梅松等人则以描绘当代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为己任，亨利·特罗亚甚至被誉为“仅次于巴尔扎克”的小说大师。

当代的现实主义已不同于巴尔扎克和司汤达，作家对真实性有了进一步发展，讲究细节准确和事实俱在、铁案如山的效果，语言注重民间口语的采纳，具有简洁明快、直截了当的风格。有的作家在写作的作品里融入若隐若现的神秘气氛，显出传奇色彩。大部分作家不再满足于对外部世界的精雕细刻，而将笔触

深入到事件的背后和人物心灵世界的底层，去开发和表现更为广阔、丰富、深邃的精神现象。

如果说传统的现实主义在表现当代生活方面力有未逮，那么在历史题材的领域里它依然宝刀不老。亨利·特罗亚以俄国历史为背景的《正义之光》、《只要大地长存》、《莫斯科人》，德吕翁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宫闱秘史为题材的《坏国王》，尤瑟纳尔将历史和家庭纪事熔于一炉的《虔诚的回忆》、《北方卷宗》可为代表。此外让娜·布兰的《淑女深闺》，法尼·戴尚的《布甘维涅的女人》，皮埃尔·格里玛尔的《西塞罗》也都是传诵一时的作品。历史小说迎合了读者厌倦现实，从往古寻找旧梦的心理，因此持续不衰。

但是战后的法国人毕竟面临着一个新世界。在战争灾难中，人们对战胜法西斯后的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战后的现实却令人迷惑不解，大失所望：战时的盟友转眼成了仇敌，硝烟未退，东西方两大阵营已处于冷战之中；深受法西斯凌辱的法兰西又以同样的方式奴役和镇压阿尔及利亚和东南亚人民；工业化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加之核战争的威胁，地区冲突的不断发生，使得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一系列的原则、信仰、价值、意义变得难以捉摸。旧的生活制度，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根基在崩溃，文学家们认为应当“给我们四平八稳的生活打上一个问号”，重新考察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标准，应当直面当代生活的混乱、疯狂、暴力、贫困、荒诞与死亡。面对共同的世界，勇于探索的作家们各自寻找自己思考的基点、观察的角度和表现的方式，于是出现了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戏剧和新小说，它们继续着本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潮流锐意革新、精神探险的势头，在新的生活处境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形成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

以存在主义为哲学底蕴的后现代文学潮流有着强烈的哲理色彩。无论处理当代还是历史题材,它始终着眼于人的基本处境,永恒的不幸,痛苦与矛盾,在对现实的描述中渗透着形而上的思考。存在主义文学有着鲜明的思想倾向,人物场景都具有抽象性,以“非诗意化”的方式赤裸裸地展示当代人的心灵体验;荒诞派戏剧以“反戏剧”的姿态出现,在剧本结构、舞台程式、观演关系等一系列领域进行颠覆性变革,以新的戏剧思维和表现方式揭示世界图象的破碎感和人生的荒诞感;新小说则对传统小说的形式、内容和技巧加以彻底改造,对存在主义小说的“倾向性”也加以摒弃,更多地对结构主义思潮表示认同。新小说作家不仅以创作试验其新的小说范式,而且积极介入理论批评领域,对文学本身进行反思。

“新小说”之后,“新新小说”、“新寓言体”崭露头角,但从总体看,文学的发展已呈颓势,以电影电视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及政界、演艺界的明星们更多地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文学要重新赢得读者,仍需进行新的探索。

2. 存在主义文学

法国评论家艾玛纽埃尔·穆尼埃在1946年写道:“本世纪最荒诞的事情莫过于存在主义的风行一时。”其时法国存在主义浪潮的洪峰已经到来,在持续多年的喧嚣之后,它不仅在表面上风行一时,而且产生了一批极富新意、影响深远的作品。

存在主义文学是战后法国文学的主要潮流之一,它可以说是由战前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在当代法国文学中激荡而起的艺术冲动。存在主义哲学由19世纪的丹麦人克尔凯郭尔开其先河,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雅斯贝斯分别由此生发出无神论存在主义、基督教存在主义。萨特留学德国时曾潜心研究海德格尔的哲学，加缪也深受其影响。萨特和加缪在各自写出他们的成名作时彼此还不认识，法国也从未出现过一个存在主义的文学社团，况且，加缪一直拒绝接受存在主义作家的称号，但是1945年前后“存在主义”这个名词在法国文坛出现后，却很快被公众接受了。因为他们毕竟表现了大致相似的精神走向和艺术追求，并给当代文学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1) 让·保尔·萨特

萨特(1905.6.21~1980.4.15)生于巴黎，父亲是海军军官，在他出生后第二年即死去，随后不久母亲改嫁，他成了无根之人。他寄居在教德语的外祖父家，整天埋头读书，12岁时，又狂热地爱上了写作。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试图以词语的不愉快的轻微声响指示生命的沉默”，“我写，我要写书，应该写书。这终究是有用的……人的身影投射在上面，他从中认出自己，唯有这面批判之镜能映照出他的形象。”(《词语》1963)19岁他进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中学教哲学，1933至1934年在柏林法兰西学院读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被德军俘虏，坐了一年牢。战争与牢狱使他对“存在”的思考有了更深切的内涵，战后他创办《现代》杂志，1955年访问中国。1964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他谢绝了，理由是他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的荣誉。

萨特的创作前期侧重于小说，后期侧重于戏剧，都是他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阐发。按照萨特的看法，在人身上存在先于本质，“人首先存在着，然后他才成为张三或李四”。人必须选择一

个约束着他的本质，人被罚作自由之人，这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而非不选择的自由，人被迫对世界承担责任；但是人生而孤独，人中断了与上帝的联系，不可能获得拯救；人又处于互相排斥的人际关系中，无法接近，无法沟通，因而生存是荒诞的。但是人认清自己的处境，是为了勇敢地面对它，在荒诞中求意义，寻求新的伦理和价值，因此他对存在的无情剖析中，渗透着强烈的“介入意识”。

①小说。萨特1938年发表长篇小说《恶心》，以此成名，随后又于次年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墙》，反响热烈。战后发表了3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1945—1949），此外还有《理智之年》（1945）、《延缓》（1945）等几部作品。

《恶心》是一部充满哲理思辨的日记体小说，写一个豚鼠般的与社会隔绝的人，他叫安托瓦·罗康坦，他正准备进行历史研究时忽然感到了恶心，“他的自我被搅乱了……在最终失去他的自我意识之前，他一边注视着—棵桑树的树根，一边彻悟到偶然性的妙谛。他的实存在他看来显得空虚，毫无意义；于是他决定写出一本书来，以便‘能回忆起他那毫无恶意的生活来。’”

罗康坦的经历是由一次次的失望连接起来的，为他的存在而辩护的理由一次次被否定了。他曾经试图写一位侯爵的一生，这位侯爵按字母顺序阅读市立图书馆的藏书，学问渊博，却酷爱鸡奸。他放弃了这个打算，制定了另一个计划，他将写“一个如钢一般美丽的故事，它将使人为其生存而羞愧。”在萨特笔下，人物与时间脱离了联系，没有欲望，而且，他不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使其形象越来越清晰，而是恰恰相反：形象愈来愈淡化，甚至让人怀疑他的自我的存在：“现在，当我说起‘我’的时候，我仿佛觉得空洞无物。”《恶心》所描绘的，是一幅世界末日场景。其色调却